

纪念唐山
抗震四十周年

唐山地震

沉思录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深深懂得了爱的博大，在父母、夫妻之外还有同样深切的关爱，这场血与泪的亲历，看清了自己的祖国——这位伟大母亲慈祥的明眸。

卞江 著



1976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纪念唐山抗震四十周年

唐山地震

沉思录

卞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山地震沉思录 / 卞江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87-5308-9

I . ①唐… II . ①卞…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0805 号

书 名: 唐山地震沉思录
著 者: 卞江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李 浩
责任编辑: 白晓虹

责任校对: 朱文静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58124829
邮购部: (010) 5812482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传 真: (010) 58124870

网 址: www.shcbs.com.cn
shcbs.mca.gov.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目录

第一部

毁灭 01

第二部

复苏 53

第三部

再生 115

第四部

心愿 171

为“睡美人”付出代价 172

瘫女人深鞠一躬 176

印尼归侨林大夫 178

“单者”不善 181

遭“审查”的奥秘 185

目录

半斤江米条和一瓶罐头	190
难测的大喜大悲	194
一个想入非非的计划	196
进入共产主义的灾民	200
病棚中的大悲大痛	202
告别再生的故乡	204
“产痛”之后的希望	206
震后唐山的新生活	211
又一个唐山“7·28”	231
 附录	 237

第一部

毁灭



1976年7月28日

子夜，我仍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刚刚和同学韩大光、于群、阎卫东、罗晓冰打完扑克，喧嚣还在耳畔。我们都高中毕业了，我和阎卫东留城，他们三人正准备打点上山下乡的行装，可没有人为什么前途呀命运呀来叹惜！五个好朋友到一起，简直就是一台戏，哄然大笑，唇枪舌剑，好不热闹。

现在人去屋空了，我自己住在堂屋隔出的一间小屋里，孤独一人，还真有种失落感，便翻开于群拿来的日记。

我们这伙好朋友在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窗了，杨老师从入学的第一天就要求我们写日记，已养成了习惯。为了表示同学之间亲密无猜，我们每人写完一本就相互交换日记，还相约不许在日记里抄报纸说假话，要写心里话，写真实的思想，真实的生活。这种交换已经坚持了两年，只是近些日子阎卫东、罗晓

冰有些手懒了，而于群、韩大光我们依然如故。

于群最近的一篇日记是前天写的，这篇日记不长——

说句心里话，别人千方百计托人找门路想留城，我却一点也不留恋这座满天烟灰的城市。就是不下乡，我每天早晨还要跑步到郊外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妈妈叫我去农村的二姨家插队，说好有些照顾，可我就是不愿意去有亲戚朋友的地方受照顾。听肖林说，他老家东北白城子农村，十里二十里也没有村子，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长满一人多高的荒草，打心里向往那个神秘的地方。

东北白城子是去不了啊！二姨家我坚决不去！凭天由命吧。

我还想翻翻前几天的日记，可觉得闷热得难受，就跑出院子去水泵冲冲脑袋，又擦了擦肩背，身上是凉爽了些，可仍觉得憋闷气短。若在沈阳父母家哪会受这个罪儿，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就可以留城，我可不愿意去那个人烟稀少、满目荒草的穷地方，那里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神秘，而是太熟悉！

折腾到凌晨一点多钟，我感到困乏，合上双眼。似乎是在梦中，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剧烈地摇动起来，蒙眬中我想翻个身，可全身像灌满了铅，沉甸甸地直往下坠，什么东西撞了

我头部一下、两下、三下……（是一块块砖石从我的头部滚过，如果不是擦边滚过，而是正中头颅，一切都将改变。）

头部的碰撞感使我进入了似梦非梦的状态，一股浓烈呛人的沙土尘埃和硫黄的混合气味冲入鼻孔，我猛然睁开眼，大脑意识开始清醒，感觉像在暴风雨中海上飘摇的小船里，又像坐在荡起很高的秋千上。接下来，我睁大双眼，再也没有刚才那种若实若虚的幻觉，原本高悬着的暖气管子已经扭曲到离额头一两寸的地方，上面架着一块块砖坨和石头正在颤悠悠地就要塌落下来，顿时，脑子“轰”的一下，似乎把堵在耳朵里的什么东西冲开了，扑进耳鼓里的声音是一片惊恐的呼叫，最清晰强烈的是东屋两个妹妹声嘶力竭的哭声和西屋奶奶痛呼她们的喊叫——小兰哪！小玲！

这感觉到、闻到、看到、听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几秒钟内的事情。随后，本能的求生欲望充满整个大脑。此时，砖石墙皮快埋到脖子了，呼吸已经十分困难，我拼命抽出一只胳膊，不知是求生的力量还是砖石杂物由于颠簸没有压实，三两下就把胸前的杂物推开扒掉了。

一翻身爬起来，哪里还能直得起腰，房顶已经塌落下来，幸好房屋是“人”字脊架，房顶上的瓦片梁木没有直接砸压在身上。我见到一个灰蒙蒙的洞，就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跌跌撞撞地弓身爬过去，到了洞口一看，竟是北墙的小窗户，过去

关窗户还得踩凳子，现在一抬脚就迈出来了。

幸存者脱险后，当谈起他们对灾难的第一判断时，许多人都是以为苏修（当时对原苏联的政治称谓）扔了原子弹。因为报纸上电台里常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些战略防御性的暗示，却忽略了大街小巷早就盛传要地震的说法。我的第一判断也曾“腾”地闪出这样的念头：是原子弹？！马上又否定了。是地震！用不着去验证，大地还在狂抖。

入睡前是那么闷热，可现在冷飕飕的，一股风贴着地面打着旋儿从西面小路上卷过，真有些叫人不寒而栗。

我向西边望望，黑蒙蒙的天际闪着若明若暗的光亮，借着弱光发现自己只穿着蓝白条相间的海军短袖衫和很小的裤衩，产生了一种在正常生活中这种太露而带来的不安感，脑子闪出回去找件衣服的念头，还没等迈步，“轰隆隆”一声，脚下乱石突然滑动，我几乎是被抛下石堆的，身子刚着地面，眼见东面二十米外的一座平房“轰”的一声闷响，就像屋里埋了颗地雷爆炸了，丈高的房顶随着墙的塌倒落下去，一团灰尘腾空而起，形成一个可怕的烟柱，缓缓地飘散开，那座房子成了个平台，从里面隐隐约约传出悲怜的呼救声。

“林子大哥！”

我顺着喊声望去，从不远的乱石堆里爬出了个十几岁的男孩，等他爬近一看，是后排邻居张家的小儿子，都叫他张小二，就问：“你妈妈爸爸呢？”

他看着我，“哇”的一声咧开嘴哭起来：“还都埋着呢！”我把他拉到一块桌面大的空地上，叮嘱着：“坐着别动！砸着你。”

我左右看看，只有我们两个人。如果大地震发生在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准确的话，现在不过是四十三分。我周围都是被埋着的人，当然的选择，是去救西屋的爷爷奶奶，他们是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刚爬上石头堆，就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微弱而又急切的声音：“快来救救我呀！”回头一看，见在后院瞿家堂屋门上的小窗中挤着一位老人，屋门被挤压变形打不开了，他攀上小窗，一条腿和头肩露出来，大半个身子还在屋里。大地还在不停地摇动，老人恐惧地怎么也无再抬起另一条腿了。

我退下乱石堆走了几步又刹住脚，胆怯了！瞿家南墙已向外倾斜，我目测不出倾斜角有多少度，但能感觉到这面墙顷刻间就要倒了，震散的石头正一块块地砸落下来，再迟疑，将会眼睁睁地目睹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乱石埋葬的一幕。

我的心“噗噗”扑腾乱跳，一把拉起张小二向前跑去。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拉上这么个十几岁的孩子，是要同归于尽？还是为了壮胆？到了门前，越发觉得南墙要劈头盖脸地压下来，我的声音都变了调儿：“大爷快跳下来，我们接着你！快呀！”

老人见我们到了跟前，忽然间变得像跨栏运动员一样敏捷，一下子把另一条腿跨出窗栏，可动作来得太猛烈，失去平衡，从小窗上摔落下来，我和张小二往上一拥，老人重重地砸在我的胸脯上，我倒退了几步被石头绊倒，恰好坐在了院子里的一个澡盆里，昨夜的洗澡水没有倒掉，溅起水花四溢，我成了“落汤鸡”。

等站起来后，老少二人也跑过来，还没停稳脚跟，南墙轰然塌倒，屋脊一抖也压下来，正压在我们刚才站的地方。我应该倒吸一口冷气或后怕地冒出冷汗，可这些小说中常见的描写都没有，只觉身上清爽了几分，转身要去救爷爷奶奶。

“林子大哥！”张小二睁圆双眼指着我的头。

我用手抹了一把，热乎乎发黏的血浆沾了一手，一注血又流进了眼角，我忙擦尽。在这之前，我还一直以为在流汗。若是平日里早惊慌害怕了，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这个，也没法顾及呀！我爬上自己家的乱石堆上，冲着西屋的位置大喊：“我出来了，爷爷奶奶！你们在哪儿？我好扒你们。”喊到这儿，看着原来温馨的青石红瓦的家变成了分不清门窗的废墟，嗓子哽咽了，被什么东西卡住，吐出一看，是个黑血块。

废墟中传出奶奶的声音：“你砸着了没有？”

又一注血顺着下巴流下来，我抹在手上往石头上一甩：“我脑袋出血了。你们在哪儿呀？我找不着后窗户。”看着小山一样的乱石堆，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又传来奶奶慈祥的声音：“我们没事。你逃出了命可别上来了！再砸着了……你看看小兰小玲，咋不哭啦？还活着没有？”

我刚一抬脚，大地又剧烈一晃，“山尖”上的石棉瓦片滑落下去，我也随着摔下去。这时，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胳膊拽起我，是刚从部队转业的连长瞿大明，他身高体壮，有二十五六岁，拿我当他的战士一样，吼着：“你伤这么重，不要命了？上马路上坐着去！”

我望着奶奶说话的方向迟疑不动，他连推带拉地把我赶到马路上。房西小道虽然只有四米宽，却像一条安全带。瞿大明把一些几乎是赤身裸体的老弱妇女和孩子一个个拉到这里，命令道：“都坐下！人，我们扒。”

他忙去组织惊慌失措的人们，选出几个强壮的小伙子去救埋在砖石瓦砾中的人。人们像是有了主心骨，听从他的安排。

可埋在里面的人比爬出来的人要多得多，瞿大明他们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到处都是求生的呼叫，他们刚登上三排的废墟，就从二排爬出个浑身是血的人，大哭大叫着把他们喊过去两个人，一排又跑来一个老太太拉瞿大明喊救命，他也有些不知所措了，刚握紧的拳头又分出五指各奔呼声而去。

我身边一位大嫂胳膊被砸错环了，她见瞿大明他们在南边救人，一时还过不来，急得抱着一只伤胳膊大叫：“来人哪！我闺女不叫啦！”她见没人应声，哭着说：“我不能叫她憋死在

里边！”就“哎哟哎哟”叫着爬进废墟。我也坐不住了，爷爷奶奶都七十高龄了，父母在沈阳兵工厂工作，自己不满一岁就由他们抚养，直到“文革”中爷爷被当做走资派扣押后才回沈阳。他们就埋在眼前的废墟里，自己怎么能坐得住？就是死，也要报答养育之恩！想到这儿，我又爬上乱石堆呼喊着重。

瞿大明闻声赶过来：“林子！你快下去！我找个洞口下去看看。”接着他就呼喊，奶奶应声：“我在这儿。”瞿大明不愧是当过侦察兵，只听了这么一声，就判断出奶奶的方位，绕到北侧看准地方，扒开几块石头，露出了洞口，他爬进去，不到两分钟，奶奶被推出洞口，瞿大明也跟着钻出洞外。

我忙迎上去扶住奶奶，这时，大地又摇动起来，危险区的人们慌乱地退出，我搀着奶奶来到小马路上，上下打量着，奶奶竟连一处擦破皮的地方也没有。瞿大明又要去救爷爷，却被一个泪流满面的人拉走。

“爷爷又是高血压又是心脏病，耽误了时间怕是要出事！”我心里想着，见一个拿手电筒的人过来，拦住一看是邻居占海，就一把夺过手电：“我用一下。”

我又爬上去呼喊爷爷，听到回音，就从瞿大明刚才扒开的洞口钻进去。

找到爷爷啦！他下身埋在砖石里，头上悬着一块门板，门板下端埋在砖石杂物中，上端架在扭曲变形的暖气管子上，门板重重地压着夹壁墙，爷爷蜷曲着身子在门板下，没有被重物

砸着。

我喘着气，激动地喊：“爷爷，你得救了！”接着拼尽全力扒开砖石杂物，终于把爷爷救出险境。

占海从洞外扶着爷爷到了安全地带。我正要过去，忽然有人喊我：“肖林！是林子吧？快过来呀！”这是隔壁吴大妈的声音，听得出很急迫，占海也听到走过来，我凭着自己脱险的经验，来到吴家后墙，想找到后窗口，可这段墙塌了一半被屋脊死死地压住。

我们忙绕道前面寻找入口，到了前院我愣住了，本来熟得闭上眼都能找到的门口不见了，比电影中见到的被飞机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更惨。我忽觉得心在剧跳，仿佛要撞出胸口，接着是一阵恶心，马上蹲下身，张大嘴呼吸着。一注接着一注的血又流下来，顺着下巴尖滴答滴答地落在废墟上，明知这是血，却在心里欺骗自己：“或许刚才扒爷爷时出的大汗。”占海喊了一声：“林子！从这儿可以进去。”他弯腰爬进去，我想紧跟过去，可一起身就头晕，两眼直冒金星，就索性爬着过去。进到里面，空间还不小，吴大妈和她的小女儿英子正看着埋在砖石里的吴大爷和吴家的独生子小金发呆。英子大名叫吴淑英，是小学同校不同班的同学，她比我小一岁，见我们来了，反倒哭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我本来发晕的脑袋，一听到哭声像被从头顶钉进一根钢针那么难受，烦躁地说：“别哭了！快扒人吧。”

“我不行了，先救吴金吧。”吴大爷有气无力地说，他头上的伤口足有二寸长，血流得满脸都是，把边上的石头也染红了，一根房梁压在他的脖子后边，使他动弹不得。

小金只有脑袋露在外边，睁着两只眼睛不哭也不说话，目光发直。他才十来岁，是该先救他。占海、吴家母女我们四人八只手伸向小金周围的砖石杂物。很快，小金的上身露出来了。忽然，我听到与吴家只有一墙之隔（现在什么也不隔了）的东屋传来非常微弱又短促的哭声，仔细一听，是小兰的声音，她还活着！我心中一喜，马上又一沉，小玲怎么不出声了？我很想立即就去救她们，可怎么能离开呢？都是蒙难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谁近就救谁吧。这样想着，不由自主地加劲儿地快扒，也不知是汗是血一股股地往下淌，我不时用肩头擦一下，心想：吴大爷和小金尽快得救，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救她们。

小金被扒出后，我们又转向吴大爷，占海竭尽全力举起压在他背上的房梁，而梁木是手指头粗的铁扒钉和整个三角脊架牢牢钉在一起的，当然是纹丝不动。我想出了个办法：“上面搬不动，咱们把底下挖空，人不就出来了。”

英子高兴地附和：“对呀！林子说的对。”

吴大爷说：“我身下是床褥子。”

“那就更好办了。”我说着抠出一块石头，占海发现了褥子的一个角，几个人一齐用力，把褥子拽出来，吴大爷毫不费力地爬了出来。

没等我提出请求，人们就一同去扒妹妹们。可我又觉得天旋地转，坐在废墟上无力爬过去，就听占海喊：“这儿有两条腿。”他猛地揭开脚下原本是屋顶的苇子墙皮，哭声又传出来。

我是个男人，总听做了母亲的人说：你们男人理解不了当母亲的听到自己孩子的第一声哭是个啥心情！而我心里总是在说，我体验过类似哭声给人带来的巨大喜悦。那么就是指小兰这一声响亮的哭声。一个是为生命的诞生，一个是为生命的复苏，有本质上的相同。

占海发现我没跟过来，就喊：“林子！林子在哪儿？”手电的光柱扫过来，停在我的脸上。

英子惊叫一声：“妈呀！都是血呀！”她没想到刚才救自己父亲、弟弟的我竟也是个血人。她要过来扶我，我怕因为自己误了抢救妹妹们的时间，急忙摆手，想说话，可张开嘴却吐不出字来。英子来到跟前，急切地问：“你这是怎么啦？流血太多了？”我指着小兰她们被埋的方位，一急之下，终于从嗓子眼挤出一句话：“我没事儿，歇会儿就好啦。”

人们也确实无暇照顾我了，紧张地扒妹妹们。我浑身软得像团棉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时约莫有五点多钟，从洞口往外望去天已经蒙蒙亮了，若不是天气阴沉沉的，七月天该早该大亮了。我借着从外面射进来的微光，仔细看看自己，难怪英子大惊小怪的，果然，胸前全染成了红色，血迹还在继续向腹部延伸，裤衩上已染红了手掌大小的一片。正看着又觉得脖